

# 诗性时空：重构和探秘

叶 橧

布兰臣的诗集《语言之初》是一部值得有心人多看几眼并给以研究和思考的诗集。他的这些诗，因写作时间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品质，证明他是一个不断有新的追求和不满于现状的人。读他写得较早的一些诗，依然能感受到他的抒情意味较浓，并且有一种对场景的痴迷。

“光离我很近，但触摸不到/它铺在窗台上，并在柱子的缝隙间游走/门外，巷子在转弯/一阵抒情旋律牵引/晃动的影子，如潺潺的夜色/正隐秘地记录着某些情节”（《参照系》），这几行诗对于“感觉”的描述如一种潜意识的表达，似乎是难以捉摸的。但随着诗歌中“鸢尾的叶子”“紫色蓬乱了下來”，以及“叶瓣间的纹路很粗，像一条栈道”，还有“白铁架”“墙壁上的蓝色图案”等等意象的出现，最终却是：“似乎等着一场雨，等着/一种更为凌乱的发型，等着它说出/‘时间’和‘死亡’，保持平静”，这种在种种纷乱的意象中突然进入对时间和死亡的感悟，似乎暗示着布兰臣对生命的无常性所感悟到的悲凉意味。所以在诗的最后出现的：“人们这样描述：我们已经失去了‘参照系’/那蓬乱的紫，正是我们回归空间和/生理上的每次体验”，布兰臣好像是在一连串无端的凌乱中，不经意间进入了一种生命无常的思考，然而他的表达又似乎不特别悲情。本来，偶然来到人间的生命，无论是作为动物还是植物，互为参照是它们的自然存在，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失去“参照系”的观念呢？这或

许是一个永恒的哲学之谜。

选取这一首诗来加以评析，是因为从他众多这类写人间万种细小事物的诗篇中，会发现布兰臣是一个敏于感受长于联想的诗人。而他的另一类诗所呈现的特点，与上述的简明随性恰恰形成另一种鲜明的对比，这一类诗集中收在诗集第二辑“东沟：沟通各中场景的中间地带”中。

东沟是布兰臣故乡的一条小河，在它身上寄托着诗人许多童年的幻梦和刻骨铭心的记忆。从这些诗中，不仅读出了他作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更读出了他作为一个不愿为陈旧诗歌模式束缚的大胆的追求者和探秘者的品质。

在布兰臣有关东沟及其周围环境的诗中，弥漫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阴冷郁闷的氛围，他常常把历史和现实交织在一起，不仅时序颠倒，同时也有人物之间的混杂和“互文”。读他的《东沟》《汉留》等诗，会读出许多有关历史的民间传闻、相关历史事件中或英武或屈辱的人性表现，以及他对历史的认知和解读。种种无法得到明确答案的传说是史实还是野史，都是一团团历史的迷雾，甚至他自己的出生、经历、爱情等同样如此，这些形成了诗歌中一种令人难以把握的精神游移。这样的叙述方式或细节呈现，在他的心灵深处也是一种无解的谜，之所以要把这些五花八门的事物呈现在自己的诗中，或许正体现了他试图对客观事物实行解构或重构的艺术野心。

在布兰臣的笔下，历史事件也好，现实情结也罢，他并不想让它们呈现出

一种秩序井然的面貌，而是通过自己的诗性思维对它们实行重构和组合，目的就是让读者进入他的诗境之中迷途而不知返。这种迷途而不知返的艺术境界，其实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一次次探秘。他不给读者以明确的结论和答案，只引导人们发挥自身的联想力和思考力，至于你的联想和思考是否与他的意图相吻合，似乎也不是他所关心的。或许在他看来，诗人的心灵只是去体验去感受，至于它们是否符合别人的体验和感受，那不是他所能顾及的。

正因为这样，这一类诗必然会给读者造成一些隔膜与迷惑，但应当尊重诗人的自我选择。更何况，在布兰臣有关东沟故乡的另一些诗中，则存在着许多满怀柔情与美好回忆的篇章，这也让人们在阅读他那些较为艰涩的诗篇之余能享受到一些轻松和愉悦。

诗集第三辑“迷楼：秩序井然中的姿态多维”，或许表现出布兰臣的另一种追求。他试图从古老的扬州文化传统中挖掘和发现一些他认定有意义的东西。“向南、向北/弯曲的色块不断闪动/像一枚枚熟透的果子，落在城市郊外/那儿，青砖碧瓦，古色古香/一座座迷楼正悄然升起，又在/我的体内慢慢沦陷”（《坐标》），如果不是因为有“迷楼”一词的存在，我们不一定不会感到这首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因为扬州有迷楼，它或许就暗含了一种象征的意味了。扬州的迷楼所隐含的故事，成为人们审视历史和体察现实的一种参照物，它甚至

成为激发诗人一些诗情的导火索。

在布兰臣的笔下，从他对故乡“东沟”及其周边环境的回忆与描述，到对扬州当下各式场景的表现与领悟，始终贯彻着一种对历史可疑的质询和审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种种人物的命运遭际中，俗世的卑微同严肃的思考相交织，成为布兰臣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所以他笔下的诗性时空常常会呈现出错乱的倒置，而现实中的人性则是善恶并呈的复合体。

历史上特别是唐代诗人笔下的扬州大抵都是一些外地诗人眼中的扬州，扬州本地诗人的呈现则有所欠缺，如何从他们的笔下认识一个真实的扬州？布兰臣有志于此，但他的努力还有待检验，他诗集中涉及当下扬州的短章，虽然有一些独特的感受，但要从全貌上进入扬州的文化，还需要深入地挖掘。

或许布兰臣对诗性时空的重构和探秘，也还是一种模糊的观念。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这个特点决定了他诗歌的“小众性”品质。他的诗中有许多属于个人的“私象征”的东西，还有一些不为大众所熟悉的“用典”，在语言表达上的突兀性和跳跃性，这些可以被认为其特点的艺术因素，或许会成为一些人眼中的缺点和致命伤。但既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应当在自我坚持中不断严格地审视和抉择。因为，自我审视和作出抉择是一个诗人的“主权”，唯一的知情者是诗人自身。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 艰涩之外

——布兰臣《语言之初》读记

高 健

一直以来，艰涩、隔膜、迷惑、焦虑、杂乱等，是评论界解读布兰臣诗歌作品时的高频词汇。的确，在布兰臣的诗歌创作中，极具先锋意识的创作姿态、奇崛的个性化表达、突兀跳跃的主题变奏以及繁复的现代诗艺技巧等等，使其诗作犹如当代装置艺术般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与冲击力。初读之下，无处不在的陌生感几乎让人无所适从。但在艰涩之外，不难发现，布兰臣的诗作仍然不乏温情与和谐的一面，在怪诞冷峻的表象之下，仍然暗藏一抹暖色。

总体来说，对童年经验的书写、精彩瞬间的诗意捕捉以及寻常事物的诗性开掘，在布兰臣的笔下呈现出区别于艰涩的诗歌质感。它们以丰沛的诗意与别致的诗趣，丰富着布兰臣诗歌作品的内容层次与阅读体验。

在诗歌创作中，相较于单纯明朗的情感抒发，布兰臣更注重传达真实复杂的生命体验与形而上的哲理思索。面对不同的生命体验时，诗人的书写笔调截然不同。当开掘现代人尤其是成人的精神苦痛与内心困惑时，作品中常常充斥着暴力、黑暗、阴冷与绝望，在表达方式上也以戏剧化和出人意料意识流为主，营造出艰涩曲折的诗学空间。但在书写童年经验时，诗人笔锋一转，温情美好的诗性文字在笔端缓缓流淌，呈现出另一番诗学景象。在《金黄水面》中，诗人写道：“将所有的美累在一起/野蛮生长的绿，我是黄昏散步的/学子，踱过你田野里的/金黄水面，交织成童年”。乡间肆意生长的绿色植被，“金黄水面”的鲜亮意象，让人再次感受到童年的生机与活力、自由与美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童年，被诗人寄寓了治愈精神创伤的神奇力量。在诗歌《召唤》中，诗人写道：“我从词语里找

到了/童年，这一张/藏宝图，留在那里/需要我们，掉转船头”。与现代都市快节奏、碎片化的生活与巨大的生存压力相比，童年生活的缓慢与纯真，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成为诗人笔下人性的庇护所。诗人在以艰涩之笔开掘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同时，对童年生活经验进行了诗意书写，赋予诗歌温柔明亮的底色。

以敏捷的诗思把握稍纵即逝的瞬间，并展开诗意化的联想与书写，在布兰臣的诗作中也较为常见。在创作中，布兰臣几乎不关注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而是以诗人的敏锐感知力，突入主体的精神世界，既以梦境书写现代人极度压抑的精神世界，亦在独白与对话中解剖主体的内在困惑。在近来的一些作品中，诗人还以天马行空的想象突进历史，在解构与质疑之间，重新审视历史的确定性与真实性。而在此之外，布兰臣还善以敏锐的感知，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以丰沛的诗意涤除艰涩的苦味。如对水流蔓延瞬间的书写：“水，开始绽放/地面的伤口不停延伸/一片喧哗/像一堆碎裂的陶瓷片/迅速拼接了一枝新的花朵/方寸之间，一种新型的有序排列”（《东沟》）。在诗歌中，诗人对干涸的大地在水流的滋生与蔓延中重获生机的瞬间，进行了传神的诗学演绎。诗人

创造性地将伤口、碎裂的陶瓷片、“一枝新的花朵”与土地的不同状态相连接，既生动展示出不同状态下土地的视觉变化，也透露出水流与土地生命力之间的深层关系，体现出诗人敏锐的感知力与传神的艺术表现力。

在作品中，诗人不仅能以敏锐的感知力捕捉、传达稍纵即逝的瞬间，还善于以独特的思考刺穿寻常事物的坚硬外壳，发掘其中的诗意，在体现诗人机趣的同时，也带来区别于艰涩的阅读体验。如《薪火》一诗中，诗人写道：“……用身体喂养激情/直至毁灭”。对飞蛾扑火这一常见的现象，做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诗意化解读，肯定了飞蛾为了理想不懈追求的单纯与坚定，与文学中的常规解释形成区别。与此相关，还有对“瓷”的诗意化解读。“而瓷，这时候突然闪现出/它先天的‘内在破碎性’/瓷具，当它容纳了一小口热烈的茶水/并接近人的嘴唇/此时听到它与人的窃窃私语/它热切地希望与人接近、与人相融/它只是一个第三者，并非想/把人据为己有，或者/瓷，只是我们身体内部的一种根源”（《恐惧——献给叶橧老师》）。在诗歌中，诗人结合“瓷具”这一日常器皿的物理属性，展开形而上的诗学思考，在瓷与水、瓷与人的多重关系中，透视人性的

复杂与脆弱，诗歌充满机趣，在熔铸诗人独特发现的同时，也打破了常规的解读思路，赋予诗歌浓郁的诗意与诗味。

在《春江花月夜》中，诗人写道：“他们写下的诗句/一首比一首突兀、跳跃、多主题，并不断变奏/他们用这些论调，来破译他们的/统治失败、亡国、背叛和爱情”。这几行诗，正可以说明布兰臣诗歌的创作特点。为了深刻开掘主体的精神世界，传达人性的复杂与历史的悬而未决，他自觉取法现代诗艺并不断创新，以自由跳跃的意识流组结诗思，在诗意表达上不免艰涩费解。但在书写童年经验、把握稍纵即逝的精彩瞬间以及寻常事物的诗意化书写上，却又呈现出较为别致的诗意与诗趣，为其诗歌带来艰涩之外的另一重诗学体验。这一部分创作与文字或许不能完全代表诗人作品的特质，但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艰涩所带来的压抑与黑暗，丰富了作品的层次，体现出诗人艺术世界的绵密多维。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